

散文組



散文組 評選感言

● ●
凌性傑

二〇二〇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，由林文義老師、劉克襄老師、柯裕棻老師、孫梓評老師與我共同負責。評審相互推舉，由劉克襄老師擔任決賽會議主席。

打狗鳳邑文學獎的評審流程非常細膩，初審、複審到決賽的稿件，都是交由相同一群委員審閱。評審過程中，五位委員完整地參與，閱讀所有參賽稿件，透過圈選投票與會議討論，選出最後的得獎作品。討論過程中，委員各自分享閱讀經驗與品味，並且針對散文美學充分交換意見。

本屆散文參賽稿件數量眾多，題材內容與表現手法皆相當多元。決賽會議前，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，結果共有 18 件作品進入決選：得 4 票有 1 篇（〈夜知道〉），得 2 票有 2 篇（〈調度員〉、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），餘為 1 票作品 15 篇。委員同意兩票作品直接進入最後一輪投票，一票作品則由圈選人爭取，得到其他委員附議者進入決賽投票，最後順利選出得獎作品。

入圍的作品大多取材於生活，個人生命經驗躍然紙上。世界

局勢、社會政治、城市變遷、個人情感、生活美學……，都可以是散文書寫者取材的來源。我也觀察到，某些作品頗能呈現南方觀點，高雄的粗獷生猛氣息令人感到新鮮。入圍作品的完成度都相當高，語言腔調、個人敘述風格也都極具個性——

〈夜知道〉刻劃場景的能力驚人，寫出黑暗之中追尋希望的故事。敘述者在貧困中成長，所有心事彷彿只有夜知道。當年母親孤立無援只好求助於神佛，作者透過細膩的文字描摹出無助感以及事過境遷的惘然。這篇文章感情節制內斂，幾個核心人物命運交織，在參差對照中顯得別有神采。〈調度員〉以物流配送作為主要敘述對象，主角人物的故事頗有小說的趣味。職人生涯的刻劃，是這篇文章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其中文學典故的運用，讓我覺得這篇文章是文學院學生的手筆。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透過人與其他物種的對照，鋪陳出豢養者「我」的困境。豢養者與被豢養者，同樣受困於狹小空間，也暗示敘述者「我」對自由的嚮往，下筆不落俗套。〈家在白城〉行文方式有老派的優雅，不刻意營造結構，反而有種隨意揮灑的從容感。寫城市印象、往事沉浮、知交詩人種種，清新淡雅一如水彩畫。

此外，〈kacalisian〉以原住民青年為主角，寫他們在都市生活的處境，人物情節與對話都有強烈的小說感。同樣以刻劃人物為主的〈萬仔〉、〈敵人〉文字較為素樸，有其真實動人之處。〈香蕉〉、〈漫遊隱於市〉有強烈的高雄味道，〈烏魚，魚鳥〉則以

新開的蔦屋書店起筆，拼湊出城市生活。〈燃後〉、〈尋衣啟事〉極有文采，善於自我挖掘，是本次作品中最個性化的書寫形式。〈如岸的女子〉、〈網字〉親情交織，一寫母女、一寫父子，各有各的難處與溫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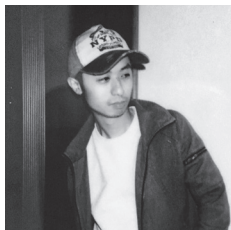
閱讀這批作品，使我獲益良多。這些作品不斷地產生刺激，有些讓我驚嘆，有些讓我感傷，有些讓我疑惑……。我從這裡面看見了散文的種種樣態，試圖辨認「散文感」、「小說感」的差異。後來發現，那些最會「聊天」的散文作品，使我深深著迷。所謂的「聊天」，或許就是「散文感」的表徵之一。

感謝所有參賽作品，帶給我閱讀的樂趣。祝福所有書寫者，初心不忘，繼續寫出屬於自己的生命記事。

散文組 | 高雄獎

夜知道

曾稔育



個人簡歷

1994 年生，花蓮玉里人，東海社會畢業。

曾任職花店、威秀影城、「1095，文史工作室」實習生。

得過東海文學獎小說組首獎，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。

喜歡園藝，有養一隻兔子。

得獎感言

在生命還很混沌的年紀裡，很感謝還有一些人喜歡我的作品。

曾有一次深夜，母親載著我與弟弟，在起著夜霧的山裡，尋找一條正確的路。我們沿著漆黑的山路，蜿蜒了好一陣子。幫不上忙的我坐在後座，把睏意捏成好幾段不連續的夢。

年輕時的我總是多夢，但醒來後卻總記不得做過的夢，如一臺快壞掉的電視，僅能接收不完整的電訊。恍惚之間，母親放心地說：「終於找到路了！上面亮亮的光，就是師父住的地方。」

我沒有完全清醒。在那些沒能睡好的日子裡，我看見一片漆黑山谷，也懸浮著一點一點像是夢的光點。那是我夢裡遺漏的訊息嗎？當我如此想時，母親已把家中的老車，開上黑暗的盡頭。

在迎接光的瞬間，那裡僅有用廉價的塑膠布蓋成的佛堂。佛堂裡坐著一群中年男子，他們相互稱呼彼此師兄，並尊稱坐在前方中位的男人一師父。聽我媽的朋友說，師父是濟公轉世的活佛。

師父時常幫人問事。那在自身鍍膜的佛光，總在夜晚吞噬所有美好風景時，擺釣著苦難的解藥。在我媽走下車後，我看著她顫抖的手，正弱弱地提著家裡的經濟狀況與阿嬤病弱的身體，把每一步都踩成更沉重的夜。

夜通常是無語的，那些問題從來都無法輕易地獲得解答。於是所有提問也蜿蜒成難解的山路。在遇見許多人上山問事的時候，母親很常是把無夢的夜，崎嶇地吞回自己的肚腹，一個字句也沒問地，又把我們載下了山。

我無法理解，為什麼工作一整天的母親，仍要將休息的時間，浪費在這沒能給出答案的山上。於是在有次下山後，我有些不滿地向母親詢問：「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在深夜上山？為什麼我們家的狀況還是依舊不變？」

這些問題把夜晚磨成更鋒利的沉默，我看著它割向母親勞動的手，卻沒能為她割出更平穩的生命線。師父後來宣稱，母親是因為店面風水不好，所以財運才不順。

這句話沒能成為夜裡的星光，反倒在母親的心底養起了鬼。那陣子，每當店裡的生意不好，母親和阿姨都會責怪彼此：當初應該先給師父看過店面風水，才決定要不要承租。

她們無能還原當時是誰決然地承租店面，但這句風水不好，卻經常附在她們身上，歇斯底里地要在對方身上，爭出一個道理。最終，母親與阿姨的店面只經營了兩個月，便結束營業。所有的一切都回到原點。

我們沒能找到光，卻仍不斷上山。

山裡的師父見母親的虔誠，於是開始向她兜售一些養生的保健品。母親不好意思拒絕師父，所以不僅會包紅包給他，也買了好多他自產的保健品。師父說，這些保健品是用種在廟後面的農作物做成的。因此他們是有機的，對阿嬤的身體很有幫助。

阿嬤飲用這些保健品好一陣子，但身體還是時好時壞。師父

說，他看見阿嬤身上有一群嬰靈在啃食她的肉身。這一句話，讓母親她們更深信師父的話，因為阿嬤年輕時，確實為了經濟因素而墮過幾次胎。

這些被看透的過去，像極我們在山路上看見的螢火蟲。那一些微弱而閃爍的光，也成為帶領我們走出黑夜的隱喻。隱喻蔓延出一條無限的繩索，母親相信延著它走，便能走向綁著希望的終點。

繩索被師父打了個結。在結點上，師父邀請母親參加每年在南部據點，舉辦的大型普渡法會。師父說，要解決這些不願去投胎的嬰靈，只有透過每年不斷參加法會，才能將牠們渡化成佛。

這些無法辯證真實的嬰靈，懸浮於山路上，成為在深夜發光的斑斕水母。

我們沒能找回下山的路，卻先被水母吞進更深的胃。

更深的胃吞噬著更遠的光。

母親為了省住宿的錢，常是趁著天未亮時，成為一隻撐著夜的寄居蟹，把全家的人移送到南部的法會裡。然後在沿著法會結束的夜，緩慢地航行在北迴的海線，讓自己攤成無眠的潮水，退回東部的山腳。

我無法想像母親是如何用她的肉身，熬過這夜與夜的交縫。我與弟弟雖然心疼她的老實，卻也找不到一把亮著光的匕首，在

謊言表層畫出一道縫隙，把污穢的真實給流成膿水。

更荒唐的是，若撇除荒謬的法會內容，我其實挺喜歡南部的法會之旅。因為它是少數能讓我離開家鄉的旅行。這當日來回的南部之旅，常把母親的雙眼熬成了橙紅的棗星。棗星閃爍著許多無法說出口的話。那時，我才明白一顆星的閃爍，也許是來自遙遠異地的什麼，正向著看見光的人在呼救。

同行的師兄後來也在法會上，察覺母親異樣的疲憊，於是向母親推薦便宜的汽車旅館。這才結束母親為了超渡阿嬤身上的嬰靈，而展開的過勞之旅。

那時的汽車旅館，多藏著許多成人才懂的秘密。

我因為從小被母親告誡不能亂拆封用不到的物品。於是在僅用觸覺來摸索事物的情境下，我與弟弟竟天真地把保險套誤認為挪吒的乾坤環，在床鋪上當作暗器扔來扔去。

這一段回憶，在我日後找高雄讀書的弟弟時，也成為荒謬的暗器，把百般無聊的夜，劃出流星般的笑聲。

但我們卻怎麼也拼湊不出，我們去了好多年的廟，究竟叫什麼名字，且它究竟是座落在這炎熱地帶的何處。那些關於法會的記憶，早在我們腦海裡，蒸發成乾涸的碎土。

我們撿拾著破碎的土壤，最後拼湊出一條陡峭的沙道。沙道燥熱且多蚊，如我與弟弟所在的公園。但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，

年幼的我必須跟緊母親與其他信徒，大步地跟上信仰的道路。即便自己什麼也不相信，也都必須成為行走的機器。

那些大量行走的質疑，最終結成相同燥熱的寂寞。於我而言，這存放大量陽光的南方都市，常常把人曬得需要找地方，躲避路人熾熱的眼光。但年輕的我，卻未找到一小處陰涼躲藏。

那樣無力而年幼的自己，最後便被南方的炎熱，煮成一道道繚繞的煙霧，在祭拜的神像面前，成為燻人的噩夢。

我不喜歡向神祈禱。

在我眼裡，許多神像的意義，比起給予，更像是剝奪。遊走在法會神明之間的我，常是被奪取肉身的幽魂。我失去一雙能發聲的嘴，得以拒絕祭拜、拒絕許願。得以拒絕謊言、拒絕演戲。所有的行為，都早已被神決定。而我的肉體終究被讓渡出去，成為劇裡的其中一尊偶。

神明的代言人，收了幫信徒祭改的心意。心意則玄化成各種微妙的花招：起乩問事、符水解厄，就連明年的光明燈，也可以為信徒預留一個好的位置。在這一連串的法事行銷下，母親最終也把這些花招，當作保險在買。

對母親來說，她總認為沒事就是好事，最怕的是，萬一沒去法會，家裡便有可能出事。於是祈福在多年的運行下，早已在神明的字詞背後，長成駭人的夢魘。夢魘拖移著無數個灰暗影子，

在祂每一次經過母親身旁時，我都看見母親被撕咬掉一些肉塊。

逐漸失去肉身的母親，長成透明而陌生的鬼魅。

她每日也都把我的舌，熬煮著更為苦澀的藥。她常在下午無人時，把店面掛上外出中，走向荒野尋找阿嬤需要的草藥。她沒能領悟，所有的病與藥其實都是師父為母親綁上的鎖與鑰。

這些每日的儀式行為，都讓我不禁聯想，母親是否有一天也會與夢魘交融成更大的夢魘，吞噬更多不認識的人們？

我若向神祈禱，祂會還給我原來的母親嗎？

在那些煙霧繚繞的祈禱裡，母親依舊是每年參加法會的女人。我不太明白弟弟，是如何理解這齣荒謬的戲碼。

那時的我們也不大敢在家中討論，師父與這些神明的真偽。所有的願望仍是未明的夢。但推薦母親相信師父的朋友，卻送了一張照片給母親。

那張照片拍攝著某年法會的天空。暗沉的天空飄浮著許多模糊的光點。據她的朋友說，那些光點是天庭的神佛來參加法會的鐵證。

我不忍心說破，照片裡的光點會不會其實是失焦所造成的？又或者只是黏附在鏡頭上的髒物？但這張照片，著實鼓舞母親沒白費為了參加超渡法會而花費的心力與財力。

這些沒能說出口的質疑，與這些年一路行走的崎嶇山路，都

在彼此不說出口的沉默裡，形成迷宮般的化石。

化石後來長成兩個成年男子，他們回到相同燥熱的南方，鑿開身上存放的那段記憶。

記憶的碎屑，成了跟著參加南方聚會的飛蚊。這些飛蚊像極師父在起乩時，喃喃自語所唸的難懂符文。我一邊捏死被我打暈的蚊蟲，一邊想著在那些等著師父起乩時，我也是帶著暈意，把自己捏散成雲。

阿嬤的嬰靈正等著被師父超渡，我也等著一個確實存在的真理，把我超渡至幻象之外。但無緣的我，卻先被超渡進夢鄉。

夢鄉存在著許多漂浮的靈光，我把牠們捉進手心。手心緩慢地飄出現實的聲音，扮演濟公的師父對著阿嬤吶喊：「信女X X，為何墮胎殺生？」我望著手心的胎靈，他們也曾是一個個等待實現的夢。但現實卻是阿嬤在經濟因素的考量下，仍要在墮胎的幾十年後，背負著罪。

這悖反的夢與現實，最終在我睜開眼後，看見的是阿嬤在參加法會後，總是淚眼縱橫。但那些懺悔的淚水，卻未流成藥師佛手上的甘露。

於是阿嬤的身體仍是日趨衰弱。母親看著阿嬤的肉身，忽然間也大徹大悟，認清師父並未擁有改變阿嬤健康的能力。於是她也漸漸不再載我們上山，轉向聽從附近鄰居的話，每日獨自前往

祭拜鄰近的土地公廟。

這背棄師父的改宗行為，最後被師父冠上「忘恩負義」的名號。推薦母親進入宗教的朋友，為此也與母親決裂。

母親傷心了好一陣子。我曾偷聽到她與阿姨說道：「我們也有家庭要顧，沒辦法花太多時間與金錢，參加這些講道與法會。」

這一顆形似眼淚的句點，在我們鑿起如化石的肉身時，也成了劃傷眼睛的飛石。在許多疑問都被積成遺跡的南方聚會裡，弟弟把菸頭點成眼裡的血。

南方的煙揮發著熾熱的哀愁。煙所上升的熱帶天空，與那一張拍到神靈的天空，是同一片天空嗎？記憶對流成雨。在多次下山回家時，我都極其厭倦母親為了向師父問事，而不得不花更多時間聽他講道。

道理對流成颱風，有多次下山時，我腦內都不禁想像，母親會不會因為過勞而把車開向山的懸崖。也許在平行時空的某一個我，早橫死於這座藏匿著佛與魔並存的詭譎山中。

然而現實的我，卻長成了能夠撿起過去，扔向他者的成人。

我長回一雙能夠發聲的唇，在飛蚊作響的夜裡，我模仿講道的師父說著：「你不覺得一切都很荒謬嗎？無論是開始，還是結束？」

弟弟想了想，把荒涼的煙吞下心海，而後吐出輕柔的幾朵雲。

雲飛向天空。弟弟脫口說著：「如果那時候，母親沒有對師父的信仰，她也很難熬過那陣子的生活吧！」

我望著這裊裊昇空的雲。母親也許是一朵柔軟的雲，她從未想過傷害家裡的任何人，反倒是想承載家人走過低沉的夜。但就連那些柔軟的綿絲，都仍然被我批判成是會傷人的棉花。

這些從師父嘴裡吐出的，如符咒一般的詭譎蚊蟲，著實吸滿母親肉身裡的血與歲月。但是當母親再也付不出蚊蟲想要的血肉時，牠們僅留給母親任憑時間也難以消腫的咬傷。

我很慶幸母親在蜿蜒山路行走的日子，並未帶我們走向崖下的深淵。相反地，雖然我們曾在深夜的山中，丟失前進的方向，但迷路本身卻也渡我們走過某種隱形的劫。

我心想弟弟對母親參加宗教的理解，可真是正確。但我卻也不知如何回應這一些散落成沙的過去。我們繼續沉默。那天南方公園的天空，同樣有著散落星星的夜空。

那一顆顆絮語著光的星星，都像是渡人走過劫難的神佛。當中，會不會有一顆星，正是渡我們走下山的神佛。我無能證實一切。

這些關於神佛存在之事，我想只有夜知道。

〈夜知道〉評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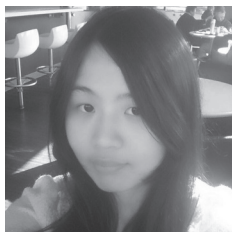
柯裕棻

這是一篇相當深刻的自省與回憶之文，作者細緻而且自制地處理宗教、家庭、生死的主題。對於母親曾經因人生問題而求助神佛，以致受宗教團體蒙蔽的往事，能有足夠的包容與理解。文詞顯現豐富曲折的情感，仔細地審視自己對於救贖的思辯和領悟，有困惑和憤怒但不陷入說教或控訴。作者以年少時上山朝拜的暗夜行路做為生命困境的比喻，寫煎熬的母親、茫然的孩子、在燥熱奸險欺騙中艱苦前行的日子。本文處理極為複雜的情緒流動，悲怨、遺憾、恨與原諒交錯，最後幾段收得非常寬柔，作者寫：「我很慶幸母親在蜿蜒山路行走的日子，並未帶我們走向崖下的深淵。相反地，雖然我們曾在深夜的山中丟失前進的方向，但迷路本身卻也渡我們走過某種隱形的劫。」如此，將此前彷彿石礫碾磨的痛楚和絕望釋回星夜，化為柔軟的雲朵。

散文組 | 優選獎

— 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 —

汪恩度



個人簡歷

現居新北，寫作多年。

曾獲菊島文學獎首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磺溪文學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評審與辛苦的主辦單位，讓我有榮幸拿到這個獎。

這是我第一次在散文類拿到這麼大的獎項，十分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，也再次感謝主辦單位給了我這個機會。

感謝在寫作過程中陪伴並幫助我的大家，感謝螞蟻。

電子儀表板顯示濕度：70%，溫度：24。今天外面下著零星小雨，濕度略為升高了些。

我猶豫著該不該開除濕機。

這附近是一排老舊的公寓，頂樓加蓋，一層樓隔成四五間套房出租，一到下雨就因為通風與建物老舊的問題，房內濕度上升的特別快。

五坪不到的小房間中，擺放著生活最低所需的傢俱與物品。還沒有我雙手張開寬的衣櫥，只掛得下五件衣物，只放得下螢幕加一個滑鼠墊的書桌。

空間，成了這個家裡最需要的東西，偏偏這跟自由一樣，都是最貴的東西。

我一直有個願望，就是養條狗，最好是哈士奇，但不是也沒關係，什麼品種都可以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下班時跑到門口迎接我，且能在閒暇時看著牠們萌萌的臉，充當是一種放鬆。

不過這個願望一直沒有實現，起碼在出社會後這幾年間，我隨著工作漂泊，每次租下的房子，總是附帶一條禁止養寵物的規定。

禁養寵物的落實，在每間套房都十分嚴厲。已經不限定貓狗這種會因為叫聲被發現的動物，連兔子老鼠爬蟲類都在禁止名單中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房東不想處理任何可能衍伸的糾紛，比方說哪間的房客因為養的狗太吵被投訴，哪間房客養的小動物跑去了其他房客家裡，造成損失。

房東不想處理這種芝麻綠豆的小事，格局太小，告上法院也沒有多少錢，浪費時間。

所幸，就在一個月前，我找到了一種絕對不會被發現，目前還沒有出現在禁止名單上的動物——螞蟻。正確的說是一種叫做高雄巨山蟻的螞蟻。

我養的這窩蟻后穩定產卵，有十五隻工蟻。不說不知道，養螞蟻其實也不便宜，整套設備買下來，少不了要噴兩張小朋友。

雖然牠們不會跑到門口迎接我，但在這個一切皆要節省的年代，這小小的缺憾也顯得不那麼重要了，起碼這個房間中有了另一種生命，一起共存。

自從將這些小傢伙接回家後，每天一下班，我就窩在那個用來養螞蟻的試管旁邊，或者是調配一些啤酒酵母與糖混合的液體餵牠們，或者是看看這些螞蟻一隻隻交頭接耳的，不知道在說些什麼。

每當飼料被加入壓克力製成的餵食區，那些螞蟻就會靠過來，圍成一個圓，張開大口猛吃，牠們會在餵食區待上十五分鐘以上，常常吃得腹部都膨脹起來，像是一個圓滾滾的球一樣，能更明顯的看見牠們身上的斑紋。

看著牠們吃飯，彷彿一天的疲累都能夠得到緩解，又像是進入了另一個時空，現實中那些麻煩瑣碎的事情都能夠暫時變得遙遠。

通常，餵過這窩高雄巨山蟻，我會去洗個澡，接著拿著充電線與手機，舒服的窩到床上。

公司很流行用手機追劇，上至五六十歲快要退休的大媽，下至剛畢業的大學新鮮人，每到休息時間，無不人手一機，年輕一點的會戴耳機，年資老的會直接放出聲音。

當然偶爾我也必須不免俗的加入這個行列，以求得我們之間的共通語言，作為茶水間聊天時的談資。雖然他們追的劇千奇百怪，從韓劇到陸劇，有偶像劇也有歷史大戲，但是每一部看起來似乎都差不多，差不多的演員，差不多的編劇，唯一認真的是時裝造型，幾乎每一集的服裝都不一樣。

以至於當我打開手機躺在床上，機械性的播放那一集又一集內容大同小異的內容時，偶爾會閃神，偶爾會睡著，更多時候會快轉。

我想也許人的天性本來就是嚮往自由，且渴望刺激，不然為什麼這麼多虛構的故事一部部的出，即使生活喘不過氣，時間逐漸稀薄，人們還堅持要追劇？

看著戲劇中那些山盟海誓，令人動容的愛情，現實中的我卻連男朋友都沒有，只有一窩螞蟻，住在一間從床鋪走到電腦桌前只有兩步套房，下班的休閒也只有追劇與吃零食。

偶爾，跟社群高度連動的手機會在追劇時跳出一些干擾視聽的訊息。通常都是一些並不太熟的朋友，他們又去了那裡遊玩拍照的動態。

這種朋友在社群軟體的比例逐漸升高，而他們的動態也出乎意料有默契且團結的，大部分只有美食、出遊、自拍，再剩下有

一小部分的人會選擇在深夜時發一些心靈獨白與勵志金句。

每到睡前，我就會把他們積攢的通知通通點開，然後再關掉，等著隔天 app 又跳出更多通知，再點掉，如此日復一日的循環。心情好時我會給他們一兩個讚，但那並不代表出現在手機螢幕上的字被閱讀，而他們也不會曉得究竟有誰真正關注他們的動態。

我則是一點都不在意這種事情的，畢竟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的事情，就算發動態，大概也只能介紹養的螞蟻，不需要等他們敷衍我，自己都知道這東西大概沒有幾個人想看。

很多人家裡都有螞蟻，可是卻很少人知道螞蟻對環境其實很要求，尤其是濕度。蟻巢內的溼度不能太低，太低螞蟻會缺水而死，卵也孵不出來，太高又會發霉。

所以除了添滿飲用水外，我還會在蟻后住的試管後塞上濕棉花，以保持舒適的環境。

有時我覺得螞蟻跟人很像，除了都是社會化的動物外，就是螞蟻也有階級地位。比如說每隻螞蟻在化蛹前都被決定了職責（如兵蟻、工蟻等），接下來屬於牠的一生，能扮演的就只有這個角色了。固然每隻螞蟻都像人一樣具有個性，也許牠們曾經對落在自己身上的安排有所不滿，但是到最後，每隻螞蟻都會屈從於這種不可逆的命運性，加入蟻群，成為維持運轉的一顆小螺絲。

看著試管內那些用下顎抱著卵的螞蟻，我總會想。牠們互相輕點對方觸角的動作是不是在傳達某種抱怨，或許是對自己天生

的階級不滿，或許是對被剝奪了生殖權，不得不屈從蟻后的控制感到悲憤，又或者純粹只是相互交換育幼心得罷了。

可是我不是螞蟻，一輩子也無法了解牠們的語言。無法了解牠們是否與我有一樣的困擾，對於被困在一樣狹小的空間中，一絲不苟的人造格局，是否感到怨懟。反正我不知道，正如我也不知道公司裡的其他同事是怎麼想的，為什麼總喜歡在中午時邊吃飯邊追劇，即使要遷就螢幕的高度眯起眼睛，彎下腰來，他們也依舊堅持每天要看完一集。

有時候，我有點羨慕螞蟻。起碼在牠們的世界中，不需要這麼繁複的語言，也沒有那麼多應該學習的知識，不需要特意做什麼，就能與蟻群們擁有共同的話題。

前幾天，為了讓這窩螞蟻得到更好的照顧，我首次使用了社群軟體的聊天功能，與一個素未謀面的網友，在網上討論該怎麼飼養高雄巨山蟻。

雖然 app 上顯示我有不少朋友，他們有些在我腦海中保有清晰的面孔，有些連長像都記不起來。可這一刻，我卻第一次覺得生活中的確還有個談得來的朋友，起碼我們有共同的興趣，只要聊螞蟻，就可以有源源不絕的話題。

我越來越常跟這個網友聊天，也從跟他的對談中吸取了不少經驗，增添不少養蟻設備。

可就在我認為一切都漸入佳境時，發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

的意外。

那天我一如往常，從公司下班回家，當我迫不急待的打開那扇薄薄的木門，查看蟻窩時，見到的卻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。

那些被我養在試管中的螞蟻竟然通通集中在了壓克力材質的餵食區，一個身體蜷縮起來，觸角像是中風般，不停顫抖著。

我立刻將包包丟到床上，檢查盒內的蟻后，可是不幸的，不止是工蟻全數陣亡，連蟻后看來也是回天乏術。牠巨大的身體在試管最深處，將頭埋在用來加濕的棉花中，像是為了躲避什麼一般，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裡。

同一時間，我抓起放在外套中的手機，立刻敲了那個與我交好的蟻友，問他怎麼會這樣，同時希望能夠找到什麼補救辦法，雖然我知道這種情況，大概也沒有什麼可補救的了。

這就是一般人稱的全軍覆沒了吧？除了那些還是卵塊與繭的幼蟲，整個蟻巢裡幾乎沒有任何可能存活的蟻口。

被我緊急聯絡的蟻友對這突發的暴斃事件也顯得很疑惑，他的飼養經驗中似乎從未聽過有這等離奇之事。

究竟是什麼東西趁我出去上班這十幾個小時中，一隻活口都不留的殺死了螞蟻？

沒有得到可能原因的答案，我也只能將試管中那隻已然死亡多時的蟻后拿出來，看著牠仍舊膨大的腹部，裡頭明明還塞滿了孕育這個社群的希望，最後卻只能被迫這樣結束，心中說不出來

的複雜。

我替那些躺在餵食區抽搐的螞蟻們調配了最後一餐，希望他們吃飽上路會比較好受些，不過那些螞蟻並沒有理會那盆放在牠們面前的大餐，只是自顧自抖動著腿與觸角，身體折成了く字形，觸角打了幾個折，像是黑色的閃電。

隔天一早，這些螞蟻就全數陣亡了，我面無表情的將牠們丟到垃圾桶，然後點開社群軟體，寫下一則動態。

螞蟻死掉了。

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，沒有添加照片，也沒有什麼長篇大論的道理，當然也不激勵人心。但是我想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夠跟大家分享的心情了。

幾天後，我從隔壁房客放在門口的垃圾中，看見了水煙殺蟲劑。這一切忽然就像撥雲見日般，所有的事情一目了然。

而那則發布在社交平臺的動態，充滿了讚，只有時常與我討論螞蟻的那個網友，按了哭的符號。

下面清一色的留言無非是，螞蟻是害蟲，家裡要打掃乾淨云云。

沒有人有過疑問，就像那些閃現在手機中的通知般，一切都只是數位時代中的某條訊息罷了，在資訊爆炸百花齊放的年代，顯得無足輕重。

只是偶爾，人們會將自己，乘載在資訊的熱浪中，期待著被誰發現；或者消失。

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評語

劉克襄

一個人居住在出租公寓，無男性友人，也無法飼養寵物，但找到小型昆蟲—螞蟻，做為照顧對象，漸而成為生活慰藉的重心。透過這種可愛螞蟻的特性和外貌，對照和隱喻自己生活的種種，相當貼切地表述了個人的心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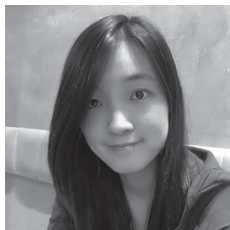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餵養，作者也加入相關昆蟲社團，成為另類的社會交流。這個奇妙有趣的社團關注的日常，跟一般上班同事的追劇生活，自然有巨大落差，但似乎也可從這兒看到一些生活的悲微和無奈。直到這些試管螞蟻突地遭逢巨變，似乎又帶來另一個生活的驚愕和省思。

本文以平實的文字簡單述說，並無深奧學術語言。可貴的反而是從關懷寵物的溫暖內涵，隱隱學得如何身處社會的價值。或許文本單薄了些，未嘗不是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單純面相。

散文組 | 佳作

家在白城

莫格扉



個人簡歷

葉映禎，筆名莫格扉。一九九九年生，高雄左營人，現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、國文學系。為臺師大噴泉詩社第五十四屆副社長。作品以現代詩、散文為主。

得獎感言

被告知得獎的當下，原本正翻閱著的《一首詩的完成》兀自闔上。這次的作品寫於二十歲的尾聲，以四個恬靜的下午，凝視而成。有些問題本就不為解答而生，可我們卻不知不覺地參與了思索的運行，有時，緊握著一種不安，竟也為存在找到了衣裳。它因此感到喜悅。

1. 家在白城

陽光下，每個人都拿出了三稜鏡。五點五十分，前往南港；九點五十六分，前往左營。這幾年，時間變成最方便攜帶的畫筆。一月，我坐在校園裡的石梯上，看著南洋杉的單衫從黛藍開始泛白，五點、六點、鳥群出沒。媽說臺北太冷，要注意保暖，兩年後，我將脖子上的淺褐色圍巾掐緊，手與手各自瑟縮在羽絨大衣的口袋最深處。我哼起歌，等待即將出現在眼前的陌生人，他們慢跑，他們拆解拳法，之後，我將撐起僵直的身軀，走向離我最近的便利商店。我想，我需要暖暖包。

失眠的人可以有各種理由，比如哪幾天太冷或太熱。「極端氣候可真麻煩吶。」四海豆漿的老闆娘榨著燒餅皮的同時還不忘對著新聞臺說話。兩年前會渴望積攢多一點回家的經驗，其實離家的第一天，我已經學會倒數。剛到臺北的頭一年，每逢連假前二十八天的那個晚上總比期中考試的前一天還要緊張，南下車票時常是一票難求，偶爾買不到車票還會半開玩笑地跟家人說，「坐不上高鐵，火車總行吧，不然在客運上熬個六、七小時也總能到家，再行不通就用走的！」後來，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變成一張張會移動的椅子，坐上去，你也不曉得它將領你往返何處。我試著將部分的生活輻輳回高雄，又試著由高雄擴散出後來可能發生的一切，而這個城市，也就成為我定義下的白城。

二月，適合南下，適合回家，爺爺種的棗子早堆滿家裡的冷藏庫。澀綠的、青綠的、黃綠的，每到這個時令一天總要吃上十幾粒棗子，媽說，別浪費，別對不起那些落在土上當肥料的。果肉白嫩白嫩，咬下去的瞬間倒也彌補了冬末春初的遺憾，內行人也會開始比較起不同批貨的甜度及含水量，於是你看到田地上多了另外一類的棗子——不符合條件的。或許我該為它們感到慶幸。

途中經過的每間飲料店都換上了新的當月主打，現在是芒果系列。爺爺除了種棗子還種芒果，學會辨識愛文、金煌、黑香、海頓這些耳熟的品種是靠多年的經驗所吃出來的，它們有了各自被儲存在人類味蕾上的待解碼圖騰。世界本該是這樣那樣，我們會歡喜地吃著人工培育種。看到飲料店冰櫃裡的芒果，我會先想起好幾年前在臺南玉井意外碰上的芒果冰，容器的體積跟西子灣渡船口的臉盆冰差不多大，幾個大人和我一個小孩湊上前，搶在冰溶化之前揀選一塊甜度及酸度都剛好的果肉，然而這在我們家族每季都消化過多芒果的情形之下，卻是少數令人感到愉悅的品嚐經驗之一。最後，我又懷念起爺爺手中的芒果，回高雄吧。

不管是南下或北上，總之，一點點失落是必要的。當你看到如此熟稔的失望在月臺候著你，會先感到不安，然後慢慢習慣。見了面我們一如往常地開口說話，高雄還是那樣好，這裡的一切

都很乾淨，是一有雜質就會要人命的。有些時候，我寧可太陽的熱能蒸去所有的語言、詞彙，至少在保有對等的靜默時，還能像個孩子不去察覺這些日子，我與我們改變了多少。應該感到親近的土地，其實，正在發生一樁樁同燠熱一般簡單的事。

電鍋裡悶煮著一隻，清晨游進漁市的石斑，蔥花輕覆魚身，上桌後我們忍不住讚嘆起它的鮮味，它的故鄉。

2. 漁港下午三點

魚鱗在我眼前成為浮空的激流，鱗片在觸地之前會接住前一片鱗片的光。外曾祖母的手不停歇，它們飛躍著、跳動著。手與鱗片都在努力，板凳與板凳上的人也在努力，它們不能輕易地被光吸走，它們知道在被遺忘之前，要先燦爛地死去。

那是很小的時候，午睡醒來，隔著一面窗。斑鳩的度咕咕聲搶奪陽光淤積在頸下的熱，樓下時不時會傳來媽、外婆和外曾祖母的採買清單。外曾祖母從衣架上取下一頂遮陽帽，接著用外八式的步伐走向腳踏車的停放處，身子被沉重地卸放在車身，而那輛跟了她大半輩子的鐵馬，也老了。在二樓午覺的我就這樣聽著她們前往的聲音。長大後我才知道，車頭的正前方，是典寶溪。

媽走上樓，她知道我應該醒了，要我跟著她和外婆一起到漁

市晃晃，而通常這種時候我會選擇裝睡，打著顧家的名義，和外曾祖父留在家裡等我要的彈珠汽水和他要的，一頓端正的晚餐。下午三點，漁港正熱鬧，太陽傘下一簍簍的海鮮頭一次如此害怕人類的遲到。時間帶來的質變，在肉品上獲得了印證，而我們最有天分且遲鈍的，正在於我們吃得出。漁港是藍灰色的，午後的熱流不斷在改變色溫，但我想我媽他們並不在乎，此刻，她與外婆應該在與店家商討著三隻螃蟹可以怎麼賣，以及回家後她會記得更換不怎麼可靠的防曬噴霧。

老饕都知道哪家小販會有他們要的寶物，就像懂得挑選西瓜的人，拍拍瓜身，合乎觸覺與聽覺的條件後，左手一顆右手一顆便滿足地離開，當然，偶爾還是有判斷失誤的情況，且這不在少數。有時飯桌上會多了幾樣無味的蟹腿、無味的香瓜，看著不斷冒出沙的蛤蜊，有那麼一刻我感到心疼。以前的我不怎麼喜歡漁市，現在的我知道那裡是尋寶人的天堂後也沒能愛上，我想有些事註定如此，便不再執著於沒有陪著媽與外婆到漁市採買的那幾個下午，尤其是到臺北念書的這幾年。

住在外婆家的那段日子，早上七點，鐵筷、瓷碗、鍋蓋是最自然的鬧鐘，睡在二樓通舖的我總是先在腦中看見當天的早餐後才被媽告知：「妹，趕快下來吃吳郭魚麵線。」或者鱸魚湯、絲

瓜麵線等。清晨的海味輾轉到門前，林桑又送來新鮮的肉鯽仔、白鯧。典寶橋一帶的居民幾乎是靠著每年每季的漁獲白手起家，維繫這些社區的是超越一甲子的情誼，翻開舊相簿，外曾祖母笑著說上頭的每個人都好認，再遙遠的故事也不過是組成某次來風的元素之一，幾次呼吸後，記起就是記起了，而忘記，卻也俐落。不去想那碗鱸魚湯、那口麵線，可有時事情總是：它自己來尋你。

夢裡的魚塭以及小屋是真的有過。外曾祖父有著討海人的身材，他粗壯、黝黑，濃眉之下是一副嚴峻的神情，對我來說他跟海一樣神秘，表面以外的一切紋理清晰，但那雙試圖把豔陽汲乾的眼神，我確信是來自深海。在外曾祖父還能行走的日子裡，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像外曾祖母一樣將期待託付在一輛老鐵馬上，前往必定經過或者說白了是設定好要經過的某個過眼處，或許那裡是他曾經擁有過的魚塭，他的孩子在一旁的小屋成長，熟記了每種餌和各季的魚；或許是此刻等待被收購的一塊田地，時間一久，它也將風化成精裝版小說的頁殼。沿著通港路騎著騎著，就是蚵仔寮漁港了。

3. 沒有雨的時候

有雨的時候，我們趨向被空間收納，把傘收攏的當下，我發現自己正從另一個世界抵達另一個世界，那是虛線的狀態。小時候的校外教學每當遇雨，老師會說：「快把傘撐好，淋太多的雨

以後會禿頭喔！」爸媽這麼說、奶奶這麼說、嬭嬭這麼說，路人也這麼說，我以為生活就是這樣，無關乎都市小孩禁不禁得起淋雨，只是大人們覺得小孩子不需要知道有例外的存在。在這之後的日子，偶爾淋到那麼點雨，還真有說不上的奇怪。

第一次清晨五點五十分的北上高鐵經驗給了我一種難以啟齒的驚怖，原來高雄可能是灰色的。車窗外的不遠處無數根煙囪顫巍巍地矗立著，它們斜睨著我，斜睨著高速公路上的每一輛車。它們斜睨著歷史中的歷史，以倨傲的姿態，像吸菸吸到忘我的男子，街道上、人群中，無視心虛，儘管孑身。我想不管幾次經過這場景，始終是無能為力的，這讓我想起在捷運車廂中的一位母親，她望著窗外不斷在下著雨的高雄，有些哀怨地替坐在她腿上的孩子戴上口罩，這是世運站到楠梓加工區站的路段，等她的孩子再大些，或許她也會說：「快把傘撐好，淋雨會讓頭髮掉光光喔！」我們面對面坐著，視線從她的背側一直延伸著，就能看見從煙囪頂端悠悠上升的白煙。它們理所當然地，上接雲層。

雨，包含在萬物之中，我深愛著它的二象性，更深愛著它所帶來的叛變與屈服。有雨的時候，傘開、傘闔；沒有雨的時候，傘不動，這些都合乎物質世界的慣性定律，但人的行為本身卻成了哲學命題。等下回雨來了，我不再討論傘。

白煙持續走向和諧的藍天，在途中四散的，它們的先祖，恬靜地棲息在窗溝。看得見的遠方依舊隨太陽的傾斜角甦醒。行經臺中站後，雲層愈積愈厚，我們都在等待一個能打破詭異平衡的踉蹌，也是在那個當下我才肯意識到自己已離開家鄉很久了，心底想的還停留在早上六點的路段，天氣真好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近來有愈來愈多的時日，我在思考真正的我究竟在何方。

4. 愛河及死狀

講座的與談人聊起他的一名詩人朋友，以下簡稱「詩人」。詩人是天生的詩人，偶爾會在愛河邊飲酒，散步。走路時不會刻意配合每種酒類揮發的節奏，空氣怎樣自然，他便如何安適。據與談人所言，他怕，他怕詩人哪天會被河伯娶走，因為他長得像謫仙人。

小時候的我沒喜歡過愛河，忘了是在夢中還是確實有過踏上一座橋的經驗。橋下灰濁一片，死魚鹹味被夏日的急躁蒸上白雲，我來回扯動媽的衣角，氣她把我帶到這詭譎的叢林。（對，那抽象在昏厥邊緣的氣味攀附著鼻毛瞬間冒出一棵棵猴麵包樹。）我問了她河的名字，卻又不希望得到回應，因為我會失望。她說，這是愛河。我緊抓著由鐵條纏結後所構成的護欄，將鼻翼狠鑽進扭曲的菱形縫隙，用力地，以一股要把河吸乾的氣勢。猴麵包樹

在枯萎。我記得那味道的圖案了。它濁了我的眼淚。

從那時候起，愛河變成我記憶中最弔詭的禁區，我也沒希望它變好。

十幾年後，詩人來到愛河邊喝起了酒，聽說喝到某個程度後會兩眼無神，對著天地放空，雙眼頓時有了四維的座標系，涼凳、水中金箔、黃斑葉、渡輪、情人成為標的，他們學會在詩中相愛，而這些事一旦認真湊合起來，會比現實更合理。

愛河的水質乾淨過一陣子。第二次來到這裡，是某年的元宵節。那天我帶著猴麵包樹的標本，不害怕且有些興奮，時間走了很久以後，我問媽愛河到了沒，她說這裡（沿途的面孔不斷被迎面的攤販、人群、燈籠擠壓著）就是。我知道我正在失望，那個圖案不見了。愛河一度成為愛河，「你看那圍欄邊」、「一小時過後會有渡輪，我們去河的另一頭吃秋刀魚。」我的父母和那些情侶不一樣，他們總在河的另一頭喝起免費咖啡。

這些日子，愛河又變了。詩人變得少去那裡作詩、又一個庸俗的圖案從每四年一次的十二月擴散，沒有人知道哪裡是愛河。雖然我還是每兩個月回老家一次。後來詩人的秘密基地被撤走，他像突然失去家的孩子，隨便討個理由，好讓自己蜷曲在離家最近的地方。詩人還是會喝酒，只是漸漸地，河伯寧願他走。

地方怪談層出不窮，比如，時不時會有人跟你說他要去「愛河」了，這倒是個象徵。詩人的朋友不敢想像哪天他會顛倒入這浪漫之河，詩的世界不太談邏輯，人們卻可以愛得剛剛好。我說，該有的犧牲，都已經在清醒之外了。

曾經在將寐未寐的夜裡，虛設一個個黑暗的夢境演練著，我將如何接近死亡。我看見，可能是在某間學校的課堂上，那時我正在跟學生們聊著波特萊爾以降的哥特式藝術，瞬間天地傾覆，頭與雙腳逆著宇宙定律遁入渾沌，再次醒來，已經是在一片白茫茫的蘆花叢中；也有可能，是在書房。早晨，我拉開窗簾，一隻新生的麻黑色幼貓睜著大大的圓眼，我們相視了幾個空白鍵的時間，我會知道我不是第一次見到他，而他，早就知道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相遇。檯木桌上，將久久擱置無數件來不及修訂的稿件，但屋主在生前表示，他確實寫完了。

最後一種情境，像壞掉的鐘擺。有湖的地方會有傳說，有溪流的地方會有傳說，有港灣的地方，會有傳說，而我們，總是把自己流放到球形之海中參與大自然的交易，讓泡沫，折射出家的方位。

詩人與愛河之間有過匪淺的緣分，但他不會是幫愛河保留相關印記的最後一人。

〈家在白城〉評語

林文義

高鐵北上陌生、孤寂的首都；南下是熟稔、溫暖的原鄉。

靜思好筆交出一帖散文，生命回首家族生活情境，特別親切、沉定。高雄的愛河清濁，漁港、市場、餐飲，自然且自在的由衷訴說、書寫；呈現南方港都的氣味和人情，平實美麗。

說是：散文。卻可見：詩心。文中借筆詩人，臨愛河有詩嗎？其實是自問高雄改變多少？離鄉求學的孩子回家後如何評比南北相異的情懷？

很深刻印象的浮世繪，也是此屆打狗鳳邑文學獎：散文的豐收。

散文組 | 佳作

調度員

雨諄



個人簡歷

高雄仁武人。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、中山大學中文所畢，曾任高雄市立仁武高中實習教師、塘宜網路多媒體編劇、誼昇慈善部職員、不二緻果企劃課員。現任全球快遞高雄營運中心主任。

曾獲花蓮文學獎、瀚邦華人文學獎、飲冰室茶集等詩獎。金車奇幻小說獎、超新星文學獎、忠義文學獎等小說獎。民國 96 年起連獲 13 屆陳哲男校友文學獎。2020 年 8 月出版奇幻小說《暗影者：甯安》。

得獎感言

將此獎，獻給我的家人、我就讀過的學校、任職過的職務，也獻給全球快遞，我所調度的那些時光。

希望這個世界可以一直更友善，對動物，對他人，對自己。

臨海二路的貨件還沒送出。

在電子地圖的畫面上，一封小小的郵件，代表著一個貨件，不同貨態有著不同的顏色，黃色代表尚未派遣，綠色代表已派，黑色代表異常，紅色代表嚴重延遲。臨海二路的信封符號現在就是紅色。

靠西子灣的鼓山區，沒什麼騎士在附近逗留，這一區店家的密集度不高，貨件量小，吸引不了固定的騎士徘徊，如果案件又是要送進中山大學，那就是個迷宫活。雖然地址是蓮海路 70 號，但從行政大門口到最深、最裡頭的文學院，也要 2 公里之遠，更不用說校內禁行機車，分門別類的各學院又讓人眼花撩亂，想找一個處室都很難。

得從苓雅區拉一個騎士過去才行。

我從定位系統上找到了最接近的騎士老餅，但我很快就忽略了他，他會挑單子跑，要拉 4 公里去取件，依老餅計較的個性他一定會嫌。

我看到了鯨兒，她是我最信賴的騎士，前幾天一單 72 杯的飲料，才想問她要不要支援，就說已經送完了，連店家就嚇了一跳，一個女生一趟就結束，沒分兩趟送。

當下沒疑慮，就派給了她。

使命必達就是鯨兒給我的感覺，沒有什麼可以難得倒她。她曾經 1 個小時送掉 8、9 件的任務，速度極快，再多的東西都裝得

下，又熟路，對任何艱困的任務無二話。各方面都是極優秀的鯨兒。

調度這件事，讓我覺得很像是石器時代，人類剛懂得用火，住在古老的洞穴，幾千年來都沒有任何文明的進程。用石頭製造的武器，完全比不上現在的鋼鐵槍炮。電腦調度系統如果完善，就不需要人工了，我就能好好專注的招募騎士，讓有就業需求、有跑件需求的民眾，可以用 APP 接件。

在貨件密集度極高、騎士密集度也極高的情況下，電腦智能派件才能得以成立。以現發展階段，還是只能一件一件的人工調度，但這件事情也並不無聊就是了，同時讓每位騎士在最短的時間送出最多的物件，是一種高深的解謎藝術。這世上一定存在最完美的路線。

但路線這個概念，是一個人要同時處理很多物件，才會有所謂的「路線」，也就是要從 A 到 B，再從 B 到 C，就叫做路線。如果今天是 10 個物件，10 個人送，那就沒有路線問題了，一個人送一件，解決了事，沒毛病。

所以騎士密集度不足的時候，才需要路線，但造成騎士不足的原因，通常是物件密度不足，沒有物件，就沒有錢、沒有收入，也就不會有騎士，所以就需要按時招募騎士。騎士的居住地如果就在物件的旁邊，騎士前往「取件的成本」就會降低，出勤的意願就會提高，時效高，服務品質就會好。

在物件密度、騎士密度都低的情況下，「路線」就會一直存在著。

我對路線，其實並沒有每天在外面跑的騎士來得精明，有時候騎士看到地址，就會回報回來說，這是市政府，這是凱旋醫院，那是地方法院，那是財稅大樓，諸如此類。調度上手一年半載後，我也能見地址如見地標，但還是與騎士天壤之別。

路線對鯨兒而言，就像她每天呼吸一樣的自然熟悉，高雄的街道巷弄，就像她的血管一樣，氧氣在體內暢行無阻。什麼路線，鯨兒只要看到所有物件的配送地址，就能自動排列出最好的路線。最完美的路線，鯨兒自己最清楚不過了。所謂路線，自己就會成一條線，鯨兒大概是這麼想的吧。在鯨兒身上並不存在路線的問題。

要解決路線問題，只能不斷的招募騎士，來站所開通騎士帳號的民眾很多，實際會跑件的民眾則少，每一個有跑件的騎士，我或多或少都有些印象，女兒讀雄女考上高醫準備要畢業的鳳姐、喜歡吹牛皮和內勤拉關係的老千哥、每一次出動都一定會被客訴的唐先生、常常私接店家店內訂單的雞哥、在醫院從事護理工作的小欣、很英俊也很會跑又很會介紹店家的坦克哥、自己開早餐店兼烘焙坊把跑件當興趣的健哥夫妻、後來一起跳到其他美食平臺的阿啾和強哥……

小 Ma 也曾經在這裡跑過一陣子，一個有點胖胖的女生，一

開始繳交資料的時候，身分證上的配偶欄是空白的，卻有個不滿1歲的小嬰孩，目前都由小Ma的媽媽照顧。總讓人聯想到一隻母貓外出尋找食物的畫面。因為小Ma胖胖的，直到有一天她說她暫時不會在這裡服務，「我要去生第二個小肉圓！」完全看不出來懷孕了，生父不詳，真是個不易想像的、某種艱困日子的生活方式。抑或這只是我自以為是的想像貧窮。

成為騎士的門檻並不高，這是個賺快錢的缺，備妥基本資料與良民證，有一臺自己的機車，即可申請。每天自由上線，只要帳號一直在，倒是個過渡時期的缺，不用再經過面試，想接件就接件，完全的承攬制。

疫情期間，雖然許多店家轉向線上經營，使用電子支付和外送的民眾也變多了，但加入的騎士也不少，國外旅遊線全停擺，旅遊業的員工就特別多，來申請一個騎士帳號，做一個過渡期。

後來我自己也辦了一個帳號，一方面是興趣，也順便增加自己的調度視野。

視野是很抽象的概念，平常在電子地圖看到的街道巷弄，如今成了可見的條條馬路、紅綠燈、高樓大廈。需要把東西裝好，需要用力氣去扛東西，需要等電梯上樓，再等電梯下樓，每一環節如實境般具體，不再是電子地圖點到點之間的移動。

每天都有物件等著有人去取、去移動、去完成。每一個物件，都代表著世界上一個必要的時空移動，也許是一份禮物，一份餐

點，一份心意。點到點之間的移動，時空的問題一直等待著被解決，這是物流的起源。

小說《三體》裡，最後光速飛船靠著曲率驅動引擎終於被完成，把時空問題放在宇宙裡，顯得多麼渺小無助。未來有一天，所有的移動將全自動化、達到最高效率，無人駕駛會將物流的成本推向最邊際值，調度員只需要看著螢幕儀表，找出配送異常的物件，安排人工排除，秩序如常。

夜色異常的安詳，我將物品放在大樓的管理室，請管理員蓋簽收章，APP 按送達。我感覺到自己也像個小小的信封，來到這個宇宙，降生在這個地球，歐亞大陸上的一個小小的島嶼。短短的一生，應該移動到哪裡呢？像我們這樣的靈體在地球上，也許 100 年對宇宙而言，也只是小小的一瞬。在我們消亡以後，會抵達另一個終點，或是起點嗎？

短暫的一生，卻總是顯得如此漫長，我們在孤獨的路上，無邊無際的走，沒有遇上任何人，一個也沒有遇上，就錯過了。有些人曾和我們眼神交會、點頭示意，但終究擦肩而過。我們是孤獨的物品，沒有任何一個人來提領，就靜靜的躺在這裡，封存在一個小小的空間，100 年如一瞬。時間的長或短，是可度量的嗎？一個寂寞闐靜的夜晚，卻是猶如千年般難熬，虛度與等待的肉身，不是寄放在這裡，而是被遺棄的，無人提領。

買了一手啤酒，用美食平臺訂了一些烤肉，恰好是鯨兒送來

的，於是在樓下和她小聊了一下。她要離開高雄，和女朋友一起搬到臺南去生活了。並不陌生，女朋友是臺南人。

「真是太好了。」

「是啊。」鯨兒說。

在這裡沒有鯨兒不知道的路，三民區、左營區、新興區、苓雅區、前金區，鯨兒是不用看導航的。也許去了臺南，她會需要一些時間熟悉路況，畢竟和每天奔跑的城市不同。

「你一個人喝酒啊？」鯨兒問。

「是啊。」

「心情不好？」

「還好，沒有好或不好。」

鯨兒說，不管心情好或不好，只要半夜在路上跑著跑著，心情就很容易沉澱下來，她建議我試試看。我覺得是個不錯的提議。

鯨兒離開以後，我把啤酒和烤肉先放在客廳，拎著安全帽，拿走桌面上的鑰匙，也許去跑一跑或許不錯。畢竟我也是一個被調度著的人生。

站在門口許久，我在想，那我的方向呢？方向在哪裡呢？

想了很久，終於決定還是不要出門，啤酒、烤肉，結束了這一天。

散文組 | 佳作

〈調度員〉評語

孫梓評

大疫情時代，宅經濟發燒，負責讓各種商品、物件、美食抵達消費者手上的是物流，若需要快遞就得配備騎士，因此，想像著「這世上一定存在最完美的路線」的調度員，眼神降落在虛擬的地圖，就會有一樁實際的移動發生，那毋寧是神的視角了。此特殊職業別，一方面是注視者，快筆寫出眼中眾騎士畫像，或也像是小小的世代切片取樣；也沒錯過將物與人之間隱喻交織，「我感覺到自己也像個小小的信封」——被誰運送，被誰所調度著？

在為數不少都聚焦於親情或家族書寫的參賽作品中，本文或許不是文字最出色，結構最完美，收束最妥當的，但嶄新的主題帶領讀者得到不同以往去關注城市的方式，若散文總能呈顯生活溫度，此篇毋寧是與當下最無時差者。

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

散文組會議紀錄

時間：2020年9月11日15時30分

地點：高雄市文化局第二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林文義、柯裕榮、凌性傑、孫梓評、劉克襄

（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）

列席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方瑞華、宋盈璇

《聯合文學》雜誌 羅翊禎

紀錄：張鈞傑

攝影：羅翊禎

林文義委員推薦劉克襄委員擔任本次評審會議主席，其他委員無異議通過，主席先請各位評審委員針對此次入選作品進行簡短的意見發表。

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

凌性傑（凌）：這次作品蠻有意思的，題材非常多樣，也有不少篇章是直接回應高雄的地理空間與歷史情境，使高雄這座城市和自己的生命經驗連結，有些作品寫作手法雖不是那麼厲害，但具有很素樸、動人的力量，讓我覺得這個作者或許一

輩子就只寫這麼一篇文章，而我很幸運能作為一個欣賞者、傾聽者，聽他們敘說也許從來不敢跟家人朋友敘說的故事，這是我從這次作品中看到很動人的地方。我會從這十八篇作品中，針對喜歡的作品去講它的優點，因為缺點真的在所難免，所以會挑出它值得推薦的部份。

柯裕榮（柯）：有些作品真的是非常感人，可以感覺到作者把自身內在的情感完全展現出來，確實會讓我流眼淚，他們的主題是很感傷的人生經驗。評審很難對作者的人生故事做評價，討論書寫技巧或段落安排時可能會有冒犯之處，因為對於情感經驗還有人生的起落，很難給分數。這是我在挑文章時很困難的地方。一座城市的文學獎可以收到這樣廣泛、主題迥異的文章，非常不容易。有看起來大概是二十出頭的作者，也有看起來是五、六十歲，為人父母者的作品，這個文學獎收納的年齡層與視野如此寬廣，很符合高雄作為海港以及熱帶都會所培養出來的作品。

林文義（林）：如同剛剛柯教授講的，以及性傑所提的，各位可以看到這些作品，有許多題材和內容，是以南方觀點去闡述，呈現了南方的樣貌。而這次我比較著重在文筆優美，但不見得美就是好，很高興可以跟委員們一起在這邊，一定可以選

出很南方、很大器的作品。

劉克襄（劉）：讀這次的散文獎作品，確實很喜歡裡面的南方氣息，尤其是與高雄市相關的，讀到時在情感上分數無疑會比較高，而且也喜歡這樣的對話內涵。因而作為一個評審委員，可以有機會閱讀眾多相關高雄的文章裡，我收穫非常多，也看到非常有趣的現象。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從以前接觸到現在，都有一種感覺，這些作品在文字上比較不像我在北部文學獎看到的精緻，反而帶有粗曠的美，那種豪邁和熱情，讓我感覺像是讀到另一種文學質地，也使我在文字的駕馭方面比較不會挑剔。在最後初次入圍的幾篇中，大概有二分之一都跟高雄有關，我也喜歡這樣的結果，讓我們更清楚書寫者如何從不同的面向，展現溫度和內涵。

孫梓評（孫）：一百多篇參賽作品裡，主題仍以親情為大宗，高雄做為一個被離開的「原點」，書寫者在故鄉跟異鄉之間游移，所以探討什麼是「家」的作品也比較多。此外，似乎有許多人是從事教職，或身分是學生與研究生，以自身身分所經驗的，成為題材。還有一類則屬於地誌書寫。散文跟其他文類一樣，文字是創造的載體，文字也是藝術本身，作者能否恰如其分使用文字，服務他要寫的主題，對我來說是必要

的考量。部分作品讀得出作者想藉由文字表現新鮮、奇異，但如果思想本身相對空洞，沒能和技術融合，我還是會偏擇思想內容更飽滿的作品。我挑選的過程是，從一百多篇中挑出二十五篇，再挑出十篇，再挑出最後五篇，但此次遇到一個困境是，要選出最後五篇時，非常困難。有好多篇作品的水準是相近的，甚至做出選擇時，必須忽視其缺點。某幾篇猶豫後沒選，但有其他老師選入，也可能是我們在選擇時的著眼點不同。我認為作品的「魅力」還是重要的，希望挑選出來的作品是我做為一個讀者而非評審，很願意重複閱讀它的。

複審結果

本屆散文組總收件數為一三八件，複審結果共十八件作品進入決選。四票一篇，兩票兩篇，一票十五篇。作品得票數如表列：

四票 〈夜知道〉（劉克襄、柯裕榮、孫梓評、凌性傑）

兩票 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（劉克襄、凌性傑）
〈調度員〉（劉克襄、孫梓評）

-
- 〈烏魚，魚鳥〉（林文義）
〈萬仔〉（孫梓評）
〈錯夢〉（柯裕棻）
〈燃後〉（凌性傑）
〈養蝦人家〉（劉克襄）
〈雨後〉（孫梓評）
〈家在白城〉（柯裕棻）
一票 〈如岸的女子〉（林文義）
〈網字〉（孫梓評）
〈漫遊隱於市〉（柯裕棻）
〈香蕉〉（凌性傑）
〈告別練習曲〉（柯裕棻）
〈敵人〉（凌性傑）
〈尋衣啓事〉（林文義）
〈kacalisian〉（劉克襄）
-

經評審委員討論後，決定兩票以上者進入下一階段，剩下一票者由投票者發表意見說明，或選擇放棄，其他委員亦可表達意見。

一票作品討論

〈烏魚，魚鳥〉

林：這一篇以及另外兩篇，我替它們爭取一下，我主要是以文筆

來評選，這三篇文筆我覺得蠻好的，現在講的這一篇，沒有針對它的內容，完全是針對寫作技巧，等一下提到另外兩篇時還是一樣的看法，請評審老師們再看一下，如果大家都沒有投，我可以放棄。

孫：〈烏魚，魚鳥〉是這次作品中，企圖對文字有實驗性寫法的一篇，作者寫高雄的書店，讀書的人以及自己——包括讀書的自己和寫字的自己。一方面用比較跳躍的語言去寫觀察到的城市風景，另一方面也將他國外留學的經驗融入進來，將暫時有點一事無成的狀況表現出來。作者的鏡頭在移動、關注細節時，會流於片段，所以整體連結不太起來。題目很特別，我稍微查了一下，發現「魚鳥」做為一個詞，在典故上是指隱逸、或是已經不在的事物，用這樣的題目去扣合其內容，還算有說服力。

劉：我也稍微補充一下，如果它的敘述能更柔軟，會更有說服力，它的文字就像梓評所講的，比較跳躍，讀起來怪怪的。

〈萬仔〉

孫：我滿喜歡這篇的寫法，寫出滿有難度的關係，這個關係是做為一個女性，如何對媽媽的前夫傳達出情感。這篇作品非常

有效地透過某些記憶的剪裁，把作者跟萬仔這個人的感情，很生動地呈現，有些片段比如作者回家後身體不舒服，媽媽說她是被「問著（m̄ng--tioh）」，寫出一種民俗的反應，很真切。文章隱約透露出，這個第三人稱的「她」應該是住在某個大城市，之後到了媽媽前夫居住的地方，大概是澎湖，「她」來回於不同空間，既寫空間帶來的異樣感覺，也寫「她」感受或適應另一個空間後呈現的反應，這種心理調度是很困難的。但這篇作品也有缺點，比如文中寫他們是「同父異母」，但應是「同母異父」，另外，她的家族有好幾個姊姊，但裡面出現的姊姊，面目都很模糊，所以作者其實省略掉很多東西沒有交代。

柯：我原來也很喜歡這篇，但我沒投它是因為，很關鍵的親子關係沒有寫清楚，家中有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四個女兒，但是沒有解釋女兒們的血緣關係。如果不評論這個問題的話，作者在寫「她」跟萬仔之間的情感非常細，也很穩，平順流暢，而且作者寫情感的時候很有節度，沒有氾濫。只是，親子關係的問題讓我讀起來很混亂，無法忽視這個缺點。

凌：我很喜歡這篇的文字，但很過不去的是在第四段，就是「阿伯名叫萬仔，媽媽的前夫，同父異母姊姊的爸爸」，應該是

同母異父姊姊的爸爸，所以有個關鍵人物的缺席讓我覺得，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好像多一層迷霧沒有辦法解開，就是媽媽的現任丈夫去哪裡了，讓我在閱讀時會產生疑惑，現任到底怎麼了，其實這是很影響家庭關係結構的，而且萬仔也不能叫做繼父，只能叫阿伯，還有媽媽為什麼會跟前夫之間有這樣的關係，這是這篇文章可能還需要梳理清楚的地方。

〈錯夢〉

柯：這篇是在很多沉重主題裡相對活潑的，節奏輕快地描寫作者年少時的懷想，十幾歲時打電玩，面臨家庭問題和同儕霸凌，卻也意外得到了一段友誼。在家裡出現各種問題時，作者想要修改電玩機器，做盜版，想賺大錢，所以跑到高雄來。作者寫年少的大無畏時，他的行動跟高雄有了關連。回想年輕時候家庭的問題和紛爭，大部份人會比較沉重，大家習慣用一些熟悉的方法寫家庭關係，或是年少的失落跟困境。但這篇文章的做法不同，所以我投給它。這篇作品文字相對平實，節奏也比較快。它的分數跟其他幾篇作品相似，落在同一個區間，所以大家願意支持這篇作品也很好，不願意的話我也可以支持其他類似主題，或表現手法相似的作品，這些作品我認為是自成一格。他們如何凸顯出高雄主題我想是比較重要的。

孫：我一開始也有考慮這篇，在這次的作品中，它相對來說是很
有技巧的寫作，有通順流暢的文句，作者把兒時的記憶電玩
化，同時也把父親玩股票這件事給電玩化，在兩種「電玩」
之中又很巧妙地把「高雄」嵌進去。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讀這
篇始終有種小說的感覺，它的設計感非常強烈，包括被霸凌。
於是一切都好「合理」，每個環節都設計得很「漂亮」。

劉：對，這篇比較像是小說，不像是散文，寫法真的很特別。

林：補充一下，我的想法跟老師們很接近，這一篇就像上面的萬
仔一樣，當時看的時候我覺得很像在看小說，所以我沒有投
它。

〈燃後〉

凌：我對吸菸者有一股莫名的同情，他們總是用一種很邊緣的方
式存在於都市角落，尤其禁菸區塊越來越多。作者題目設計
得很有意思，「燃後」跟「然後」有個意義上的相關，這樣
書寫吸菸者的心境，很像最近心理學書籍常講的高敏感症狀
的自述，作者到頂樓燃燒一個人的淒涼，孤獨、逃避、厭世，
很可能作者生命還蠻年輕的，但要吃下五顏六色的藥，這是
我在這次作品裡看到內心挖掘最深刻的一篇，所以我很希望

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

〈養蝦人家〉

劉：這篇我可以放棄，但還是稍微講一下，我實在不喜歡成語不斷出現，但作者把養蝦這件一般人不熟悉的事物寫得非常生動，如果不是用文言式語言會更好。

〈雨後〉

孫：〈雨後〉是個有難度的題材，作者要寫的是信仰跟傳道，要如何寫得讓置身事外的人感到興趣，很不容易。整篇文章寫他到澳洲一處華語村傳道，要把傳福音的影片給一定數量的人看，做完這些事情後要離開了，跟一起傳福音的人有個聚會，整篇文章既寫聚會的場景，也回憶傳道的經過。文字很有風格，讀第一句就被吸引，「影子非常銳利的從椅腳後方切上來」，作者很懂得利用細節，讓所經歷的環境和事件立體化。

〈家在白城〉

柯：這是一篇在結構和文字上都相當符合抒情傳統的散文。作者寫離開家之後對於家鄉城市的懷想，對於高雄的感受相當靈敏，色彩描述豐富。行文是分節的，這些小節是作者對家鄉

的情感，還有對於城市地景地貌的回想，我特別喜歡他下的這些小標。這篇相對沒有那麼顯著的故事線起伏，這篇散文就是悠然的心情的描述，或是一些青春期的想法。

凌：我想支持這一篇，我覺得作者用一個非常老派的敘述方式，以優雅的語調去講他青春期的故事，尤其最後的亮點是，年輕時候遇到，喜歡在愛河旁遊蕩的詩人，這應該是一個比較落寞的、疏離感很強的詩人角色，雖然詩人的那一節在整篇文章中看起來有點突兀，但我很喜歡這樣的參差感，作者沒有刻意要做什麼，自然的表述他對於城市的記憶。

林：我也支持。

〈如岸的女子〉

林：這篇與〈家在白城〉我覺得某些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但我還是著重在技巧，不知道其他評審老師對這篇有什麼看法。

柯：我也很喜歡這篇。一開始不理解為什麼叫如岸的女子，後來知道是表示一個可以做為倚靠的女人，作者整個情感非常豐沛但是沒有失控，寫母親可以寫到這麼滿但沒有哭天搶地其實非常不容易。

林：這一篇可以請評審老師考慮，它就很像之前那篇〈萬仔〉，但作者寫得很清楚，也不會太悲傷，像在說教。

劉：如果是〈家在白城〉跟〈如岸的女子〉比較的話，我會覺得〈家在白城〉用字上更好一些，這篇比較會有些像是說教的文句出現。

孫：我附議劉克襄老師。〈如岸的女子〉很熟練，熟練到有些敘述有點作文感；〈家在白城〉四段的敘述則有點參差，第三段和第四段寫出某些哲學式思考，但前兩段就青澀很多，甚至有些不必要的枝節會被寫進去。

〈網字〉

孫：我本來提醒自己不要選擇過多親情題材，因為親情主題是在散文書寫中，能打動所有人的最大公約數，可我還是選擇了這篇。因為我喜歡作者觸及很多寫作者會遇到的問題——有人問你「寫作有什麼用」，且這個大哉問還是出於你的至親。所以，雖是寫很常見的兩代互相無法理解，以及「父不在」的心境，但作者還是寫出了細膩的細節。我也喜歡最後提到的「字在人，字亡人亡」。

劉：〈網字〉如果篇數不夠的話，我會支持這篇。

〈漫遊隱於市〉

柯：以漫遊者目光完成的作品，高雄一日漫遊的所見所聞穿插自己的人生經歷。甚至將高雄這座城市發展過程與經濟興衰，交織在自己回憶與家庭狀況中。雖然這篇只是講逛街，但它有多重視線，既看向過去也看著此刻，作者在遊蕩時節奏相對是流暢的，沒有造成時間跳躍或空間不清楚，且也有對自己人生的不滿和失意，這篇在許多寫街景的文章裡面，算是控制得很好的，如果要選一個都市流動的文章，我會選擇這一篇。

林：這篇我也看了好幾遍，我覺得它的文字非常穩，我可以支持。

劉：作者描寫得失業過於流暢和刻意，失業可以是很無心的去看到悲傷，可是我覺得這裡面幾乎可以預測到每個橋段的轉折和情況，這樣的失業太奇怪了。雖然文筆很好，但好像少了點什麼。

孫：我也覺得這篇很會寫。但有個使我困惑的關鍵點是，作者居於什麼年齡？他為什麼稱別人為「舊時代」？他的孩子也滿

二十二歲了吧？不然怎麼會出社會了。此外，文中提到辦卡是送趴趴熊，現在趴趴熊已經不流行了，就變得很不像現在進行式……因此我沒有辦法拿捏它的時空位置，可結尾處寫得真好。

凌：我覺得這篇在描述事情的文字技巧上可以舉重若輕，可是在情緒抒發上好像不太能舉重若輕，尤其是第五頁，「小時候父親失業之後就會帶我們來搭渡輪」，還有作者自己中年失業後變成一個城市的漫遊者，這個想像似乎太過文青，我覺得現實生活是沒有那麼輕盈的，我身邊失業者的狀況，跟這篇比較起來，這篇文章中的輕盈會讓我有點疑惑。

〈香蕉〉

凌：這篇的文字敘述非常樸實，但在樸實之中講到很動人的鄉土故事，特別是作者講到一個很帥、卻很渣男的阿公，造成阿嬤很多傷害，這個家庭故事連結到旗山美濃那一帶種了很多香蕉，把當地的物產連接起來，尤其是這個寫作者有提到一些很動人的細節，像第三段他有提到「當別的女人幫阿公洗澡的時候，阿嬤是什麼感覺呢」，作者其實很細膩的觀察到阿公跟阿嬤之間的生活，尤其是很帥的阿公到老了之後，身體退化了，家裡多了越南看護，我覺得這很能夠反映臺灣現

在農村社會的一些現況，所以我蠻支持這篇的。

劉：這篇勉強可以支持，但我覺得越南看護那邊要有一個交待，要有一個轉彎讓故事再回到自己的時候，可以處理得更好，作者這方面有點閃掉。

〈告別練習曲〉

柯：這篇乍看沒有什麼太深奧的涵義，就是一個洛杉磯的作者看見他後院的一隻鳥，那隻鳥被黏鼠板黏住，作者想要救牠，但最後鳥還是死了，這篇文章也是在那裡就收起來了。我投這篇的原因是中間寫鳥的部分，充滿了細節以及幽微的心情，寫得非常仔細，很吸引我讀下去，而且鳥的名字還取作發財跟發糶，這都是一些小小的鉤子可以把人勾住。前半提到洛杉磯的疫情，中間就沒再提這部份，最後又接回在醫院看到這些生死，作者其實是有更大更深的想法要說，但他淡淡地把這些細節講完就停了，它沒有特別設計，文字也都是穩的，最後仍然可以給人感動。

劉：我可以支持，但作者的文字太像是一個沒有寫過文章的人，把事情鉅細靡遺的寫出來，可也不容易，因為處理的是這樣的議題。飽和度很夠，只是就文字精煉度而言，在散文獎的

比賽上是相對吃虧的。

林：我是覺得文字太多，如果可以再簡練一點，應該就很好。

〈敵人〉

凌：這篇是在文學獎中少見以軍中故事為題材，它重點就是結尾的阿輝死掉那樣巨大的撞擊，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這個敘述者「我」，自己的處境跟心態上的變化在文章中沒有讓讀者看見，純粹就是因為題材特殊。

〈尋衣啟事〉

林：這一篇我覺得它是在用技巧，所以我不堅持。

孫：一般來說，作品前面使用引言或詩，常常沒有發揮作用，但這個作者滿有巧思，前面引的詩，是談「存在」這件事。而整篇〈尋衣啟事〉則寫作者遺失了一件毛衣，之後發現有個男人竟穿了他的毛衣，他跟蹤那個男人回家，突然出現一個魔幻感覺，彷彿作者預見了未來的自己。可是，全文的重點又不是預見未來，而是在「遺失」跟「預見」之中，把「現在」的自己給袒露出來，暗中呼應了前面所引的詩。

〈kacalisian〉

劉：這篇我想尋求支持，因為 kacalisian 的意思是住在山坡上的排灣族人，作者來到高雄後受到都會人的歧視。住在五樓沒有電梯的地方，工作又受到欺負，而同時身為一位研究生還面臨論文寫不出來的困境，回到大武又被視為部落裡面比較有機會往上爬的人，在這種矛盾與掙扎下，他以種小米來做為寄託，我覺得這篇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面向。

柯：我本來也支持這篇，我喜歡這篇的原因是雖然有很多篇主題都在講困頓，而這一篇的作者算比較平實敘述，種小米的那部份很不錯，雖然事實上小米很難以那樣的方法種出來，作者在做一件徒勞的事。寫得相當好的是回到部落那段，直觀的把所見所聞以及反照他自己問題的這些對話，就這樣寫出來。

凌：我也可以支持，但我還是有點疑惑的部份是，作者說故事的能力非常好，尤其是這兩個主角，他們兩個的交會讓整篇文章的元氣是比較飽滿的，不會只有孤零零一個人在都市裡面討生活，然後藉由對照，文章就會有張力和神采，但讓我比較疑惑的地方是，它某些小細節上讓我有小說感，特別是作者用了兩個註腳，一個是排灣族語，一個是阿美族語，但他

在敘述部落裡向大伯伯敬酒的時候又用漢族的稱呼，通常比較細膩的寫作者，常在原住民的新詩裡面看到，他們就會用原住民話語去稱呼家庭關係，所以我覺得大伯伯這邊是讓我比較疑惑的地方，當然他整體感非常好。

孫：我有個小疑問是，阿美族人懂排灣族語是很尋常的事情嗎？因為裡面有提到說，「你是個 Kacalisan。」但，Sua'l 怎麼會知道這個典故呢？讓我覺得一切情節都是作者設計好的，但此處出現了小 bug。

林：我覺得這篇就像梓評說的，作者把很多原住民在都市會遇到的困境都列出來，我覺得很有計畫。

兩票作品討論

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

凌：我很喜歡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，作者其實訂題目有一點失誤，如果是日記體的話不太會用這樣的形式表露，但整體來說這篇是我的前兩名，我非常喜歡他對螞蟻的觀察，對於孤獨自我的觀照，這個飼主本來是想養大隻一點的生物，但受限於自己的空間，自由度也不夠高，只好養高雄巨山蟻，我在看文章時也一邊 google 高雄巨山蟻。在養這樣的寵物過

程中，作者看到了生死流轉，受困在自身的處境，他將很深的情感投射於螞蟻身上，所以高雄巨山蟻的死亡也凸顯了這個敘述者生存的困境，他的自由度是受困於社會的，作者想表達他跟螞蟻的關係，當然我是覺得最後的兩三百字有點多餘，文章可以再省略一些，把話說得太滿了，只要把螞蟻跟自己的狀態好好表現出來就非常動人了。

劉：我也支持這一篇，但讀完有一點點小瑕疵，這篇好像到最後結束的時候有一種單薄性，就像一面牆沒辦法看到完整的豐厚度，但也可能是作者的生活裡就是這樣子，她受困於這個世界，只能用巨山蟻來療癒，這個療癒本身相當卑微而無奈，也說不定這就是作者想要的表達方式。

孫：以蟻喻人，並不新鮮，生存在現代都市中的孤獨寂寞，也早有太多人寫過，不過，因為寂寞而豢養螞蟻，就有點特別，結尾也好。

〈調度員〉

孫：題材很新鮮，如果要做地域或地景書寫，沒有人比在路上送貨的騎士更了解，作者很聰明地選擇調度員的眼光，像以神的視角在觀看路上發生的事情。另外作者寫物和人的交織方

式也使文章更立體，文中強調比如鯨兒這樣的角色，可以讀到新生代的生活樣貌。

劉：我喜歡的原因和孫老師類似，這篇極富創意和巧思，生動地呈現這個社會的生活趨勢和新邊緣狀態。我本身好想寫一個 Uber eat 的送貨員，一邊載著女兒去送貨的故事，因為有這樣的目睹，更被這篇文章吸引。

凌：我一開始很喜歡這篇，作者用在路上送貨的形象來接觸高雄整體，我覺得這是很貼近土地的方式，甚至會覺得鯨兒才是這篇主角，如果角色聚焦在鯨兒，我應該會更喜歡，因為這個「我」暴露得非常少。我之所以選擇割捨這篇，是因為我有些疑惑，這個「我」的存在感跟真實感讀起來有點弱，敘述方式也不太像是調度員的語氣，比較像是文學院學生的手筆，特別是作者會關注到中山大學最裡面文學院的位置。當然可以說這是調度員本來就應該知道的事情，但我又想到下一層，調度系統如果自動化的話，「我」這個角色要怎麼凸顯出來，他可以比電腦更強，這是我有點疑惑的地方。根據這個行業的細節呈現，「我」的部份揭露得比較少，也讓我覺得讀起來有小說化的傾向，尤其是第三頁中間加入劉慈欣的《三體》，作者特別去寫了這個科幻故事，以此當作散文

典故，然後「找出配送異常的物件，安排人工排除，秩序如常」這個部份對我來說，有點用力過度，特別是作者又深一層要去挖，「人這樣的靈體在地球上，也許一百年對宇宙來講也只是小小的一瞬。在我們消亡之後，會抵達另一個終點，或是起點嗎？」哲學的探問用在這裡會跟前面的語氣略顯落差。

柯：我也有類似的想法。

四票作品討論

〈夜知道〉

劉：這一篇有四個人投，那請沒有投的林文義老師表達一下。

林：說老實話這篇我很虔誠地讀，我覺得它太阿彌陀佛了，我不是說排斥宗教，而且作者的筆法讓我覺得很平，不夠特別，若可以寫得像林清玄這樣大家都看得懂會更好，不然可以像吉廣輿或簡媜，有一些人生在裡面。

凌：我一直覺得只要相信就有力量，因為我在仁武的老家周遭都是神壇，會來問事的都是類似於生活在現實底層的人物，他們最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是經濟，只好把錢又花了一個無底

洞，這其實是很多底層人物的生存困境。不過我覺得這裡面有一點點希望，因為這個書寫者是會唸書的，是會反省的，甚至是有機會帶領這個家庭走出貧窮的。當媽媽在求問神佛的時候，這個受過教育的孩子懂得去質問這些事情，可是受限於親子關係，他只能順從媽媽去求神問佛。我覺得〈夜知道〉這個題目非常漂亮，神佛到底存不存在，其實當事者「我」是疑惑的，他覺得大概只有夜知道吧，那這個夜就是暗示黑暗之中，神佛所在之處可能有一點點光和希望，讓媽媽開車上山去求神問卜這件事情，是追求希望之餘，想要換取更好的物質生活，在孤立無援的時候去做一些事情。我覺得作者的處境處理得非常細膩完整，當然有些字句文青感比較強。我想這位作者應該是念文學院的，作者用這種表述方式是不突兀的，而且他把那個夜裡的景觀描寫得非常動人，修辭方式也不會太過份，這是我喜歡的原因。

林：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，我覺得有一點請原諒，因為我對宗教是非常疏離的。以前在學生時期有過一些經歷，這幾年旅行去中亞、土耳其，也有看了可蘭經，我覺得寫這樣的東西是比較危險的，也許這是我對宗教的偏見，這篇文筆還不錯，有文青氣。

孫：我也很喜歡這篇。家庭教育是每個人都很難抗拒的，尤其小孩子往往是無能為力的。作者描述自己在這樣無能為力的家庭環境中，面臨了什麼，事過境遷後，又回頭去看自己經歷了什麼。乍看是要寫家庭關係中的渾沌不安，或是這樣緊張的親子關係中母親的畫像，但慢慢我們才發現，真正的主題是命運，或是對命運的理解。整篇文章有個很珍貴的部分是：當敘述者還小，看待母親就只有母親這個角色；但當敘述者成長後，可以對母親生出多一點理解和同情，那是對另一個「人」的理解和同情。這份理解和同情使我們可以跟自己的人生和解。因為有些東西是沒有解答的，理解，有時候就是解答。

柯：這篇是關於自省跟回憶的文章，處理宗教、家庭還有生命，但並不是信教。作者甚至有一段幾乎是在壓抑自己的心情，以及對於母親、宗教和這些師父的恨意。基本上他的情感豐富曲折，文字也很自制。作者沒有自制的地方反而是用了太多比喻，過於蜿蜒、想要表現。作者很仔細且有耐心地鋪陳對於救贖的想法，這篇文章是寫在事過境遷的回顧，他和弟弟都長大了，也對這些事情瞭解了，所以末段特別花了一些篇幅處理跟弟弟的對話，他非常感謝母親當年沒有把他們帶到深淵，他比喻說，即使山路是暗的，母親仍然往上走。作

者沒有原諒那些師父，但是原諒了母親，或者是理解了母親。這部份在處理情感上已經高出其他文章很多，這是我支持的原因。

劉：三位評審委員的意見我都非常認同，我在讀的時候強烈感受到一種隱藏，幾乎每段都會覺得作者快要受不了，要爆開了。他善於描述情境，讓閱讀者一直進入其中，可到最後作者回憶過去與母親的時候，他選擇理解，感謝母親曾做過這些過去以為荒唐可笑的事情，但作者也認定了，也許母親做的這些過程，正是穩定家庭的力量。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包容，本文不像一般書寫迷信宗教的文章，總帶有批判之味。這是作者在書寫上高明的地方，也是這篇文章會受到大家青睞的重要原因。

進行投票

委員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五分，第二名四分，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，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。

投票統計

作品名稱	林文義	劉克襄	柯裕榮	孫梓評	凌性傑	總得分
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	4	4		1	4	13
調度員		3		3		6
家在白城	5		4		3	12
網字				4		4
漫遊隱於市	1		2			3
夜知道	3	5	5	5	5	23
告別練習曲		1	3			4
尋衣啟事	2			2	2	6
kacalisian		2	1		1	4

〈調度員〉與〈尋衣啟事〉同票，須再表決一次，以舉手方式進行決定。

〈調度員〉獲得 4 票，〈尋衣啟事〉獲得 1 票，

由〈調度員〉獲選為佳作。

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如下：

高雄獎 — 〈夜知道〉

優選獎 — 〈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〉

佳作 — 〈家在白城〉

佳作 — 〈調度員〉

